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二

在朝藁十二

雍 虞 集 伯生

奏疏

奏開奎章閣疏

臣某等言特奉 聖恩肇開書閣將釋萬幾而就佚游六藝以無為此獨斷於睿思而昭代之盛典也乃俾臣等並備閣職感茲榮幸輒布愚忱欽惟

皇帝陛下以聰明不世出之資行古今所難能之事以言乎

涉歷則衡慮困心艱勞之日久以言乎戡定則撥亂反正文

治之業隆然而功成不居位定不有謙遜有光於堯舜優游

方擬於羲黃集羣玉於道山植眾芳於靈囿委懷澹泊造道

精微若稽在昔之傳聞孰比於今之善美而臣等躬逢盛事

學愧前修雖既竭於論思懼無堪於裨補然敢不詠歌雅頌



極襄贊之形容探賾圖書玩心虛之來往異心神之融會成  
德性之純熙揆微志而匪能誠至願其如此仰祈天日俯察  
芻蕘臣某等不勝惓惓之至

表箋

經筵謝宣表

臣某等言欽奉 宣命臣等並兼經筵者臣等伏以聖作稽  
古知崇效天開筵肆講於前經常寧屢頌於 明詔垂憲萬  
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並拜便蕃之賜於昭睿斷創始  
明時臣某等誠歡誠感頓首頓首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  
而自聖本之先哲或資道揆以開人故伏羲則畫於河圖神  
禹錫疇於洪範兄將圖治慎在求聞蓋帝王傳授之精布乎  
方冊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鑒觀爰茲博洽之材用廣聰明  
之識然守職業者特且諸政事之著惟任啓沃者先端其心

術之微故茲曠典之行實重責儒之寄必經業可以發聖賢  
之蘊必器能可以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蒙字信必至  
誠之積可致感通苟非其人不能茲選而臣等性本固陋學  
尤迂踈守其師說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及轉國人之譯方稍  
達於性情所謂材有限而道無窮口欲言而心不逮猶重昔  
人之歎况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醴上尊敷壇廣廈既極詢諮  
於累歲茂聞補報於纖豪敢謂能自得師坐進此道更錫官  
聯之重俾兼誦說之司雖竊恩榮愈增憂責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乾坤之德為德以堯舜之心為心無一念不在  
於民生無一事不遵於祖憲遐方畢服猶虞水旱之為灾群  
賢在朝尚恐俊良之攸伏必合一帝三王之至盛以登四方  
萬國之太平下收支末於芻蕘俾益涓埃於山海臣等敢不  
力循古訓恪盡微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異必由於正路雖



末廿之事不敢避庶有戒於前車尚勸九歌用稱萬壽臣某  
等下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  
某等誠歡誠感稽首頓首謹言

中書省慶親祀禮成表

寶曆在躬祗服祖宗之訓太宮脩祀於昭禮樂之文海宇均  
安人神交暢中賀德崇恭讓道積寬仁艱難具察於民勞僕  
戴密繇於天授卿雲就日護璽綬以來歸瑞雪宜年洗干戈  
而載戢圭衮繪龍章之盛前詔致鳳羽之儀臣等備位台階  
依光宸極羣工述職贊文治之成功萬壽膺符受明禋之純  
嘏

國子監賀親祀告成表

續膺正統脩禋祀於太宮還坐明堂慶會朝於上日明時盛  
典率土懽心中賀有德以興無爲而治御衮衣而酌秬鬯得

寶玉以備符徵干羽舞階罷荒桓桓而敵愾節韶依律鳳凰  
喊々以來儀越若鴻禧光于大業臣等遭逢景運服守成均  
造士登崇百代先王之禮樂採詩頌美萬年天子之春秋

即位太傅府賀表

龍庭臨御咸推僖戴之誠鳳詔渙頒同仰隆平之治慶彌中  
外喜溢臣隣中賀成德在躬至仁應運爰丕承於令緒用克  
績於武功雷動雲興威信著盤桓之乂天回日轉輝光被發  
位之初式符宗社之傳允合乾坤之大臣等恩叨二事心戀  
九重論道經邦庶有裨於熙代建極斂福願永保於洪禧

中書省賀元正表

陽春發育明新若日之方中正朔會同溥博如天之爲大顯  
承盛化協慶昕庭中賀神武成功至文備德綜萬機而益裕  
達四聰而弗違禮樂從容建用維皇之極圖書宣朗緝熙於



穆之純假郊廟以受釐率臣民而錫福臣等叨陪鼎鉉式贊  
鈞陶時和歲豐願保無疆之祚風淳俗美永歌有道之朝

正朔中書省賀 中心箋

玉燭調元播陽春於萬物禕衣承翟奉景福於一人懽溢宮  
闈慶延宗社中賀柔嘉維則博厚無疆帝業中興五色煉補  
天之石女功內治七襄成報日之章膺瑤冊之禮華銜金支  
之奕葉茂迎蒼曆益介鴻禧臣等滿位外廷稱觴前殿二南  
風化誅關雎正始之音萬年室家保既醉太平之樂

翰林國史院賀 天壽聖節表

春回正月律和舞鳳之庭日浹芳甸瑞紀流虹之渚綉儀游  
舉治象更新中賀盛德在躬至仁育物紫微華蓋煥乎經緯  
之爲章朱草醴泉妙與生成而合化天開壽域永樂熙辰臣  
等弱翰無功清光有赫對揚休命絲綸緝繡黻之文歌頌永

年簡冊載衣裳之治

上 尊號翰林國史院稱賀表

冊奉鴻名俯徇臣民之請禮行盛日丕昭宗社之光道揆方  
隆頌聲攸作中賀欽符天則統接聖謨致治無爲揖讓允稱  
於至德秉彝有懿範圍總囿於誠功誕敷經緯之文克廣繼  
承之孝備兼衆美永福羣生臣等叨掌絲綸幸題編簡鏤辭  
白玉煥乎日月之明封詔紫泥大矣乾坤之造

賀冊皇后表

龍飛乾位聿觀建極之初象著坤儀首協承天之順事嚴宗  
社慶洽家邦中賀盛德在躬至仁及物厚人倫美教化王道  
所先行典禮觀會同朝儀不顯益保其圖之固允宜祚胤之  
昌臣等忝列禁林欽逢嘉會瑟琴鐘鼓永歌正始之風祖  
考神祇來燕守成之雅



中書省賀 皇后受冊箋

軒星 著象行麗極之初陽月就盈之極來嬪之慶均邦  
國燕及宗枋恭惟德備柔嘉身行慈德肅臨中壺佐庶政之  
勤勞祇奉東朝成一人之孝養聲新在御柝胤開皇壽祥來鈞  
衡欽承典則致闕睚麟趾之化寔有本源詠生民清廟之詩  
敢伸頌禱

監脩國史府賀 皇后受冊箋

宸極當陽際乾坤之交泰中闈定位仰日月之同升穆卜靈  
辰誕應日縟典欽惟柔嘉有則恭儉夙成鍾鼓必琴善繼徽音  
之美禕愉鞠展宜占元吉之文儼規範於六宮字儀刑於四  
海異司台表兼總史廷求賢審官願載思於卷耳厚倫美化  
詠正始於闕睚

建儲中書省賀 皇太后箋

文母思齊公神器以保天下太君繼體定國本而係人心於  
赫淵衷率循舊典聿懷多福嘉靖維時策定禁中繼志重承  
於至德慮周宇內承祧仍屬於元良固萬世之基圖受九重  
之孝養皇躬持政柄獲贊廟謨太極無為妙乾坤之化育前星  
有耀宣日月之光華

建儲翰林國史院賀 皇太后箋

惟皇作極廼豫建於元儲以孝事親式歸尊於太母臣隣協  
壹宗社底寧欽惟德合生成恩陰顧復鈞陳華蓋有來萬乘  
之朝甲觀畫堂兼就兩宮之養既永崇於國本宜益重於坤  
儀彞備引詞林遙瞻禁衛興仁興讓常聯棣華之相輝得壽得  
名克保羅圖之永固

賀登極表

鴻業啓圖世守肇基之迹龍庭受賀躬膺大曆之歸欣載云



初謳歌爲盛欽以

由祖紹統乾之運 裕皇隆出震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朝之繼及於惟景命監至德之無私粵在 太宗御禎符而有慶天心攸屬國勢以安欽惟

陛下道合彌綸功存綏撫立長式遵於家法計宜允協於輿情車服旌旗皆昔 祖宗之舊星辰河嶽赫乎宇宙之新時開泰平人用寧壹臣等叨承重任適際昌期建皇極以敷言親揚彝訓坐明堂而布政永贊成能

代中書平章政事張珪辭職表

欽承 明詔肇啓經筵講明王道考索前聞以進聖學於燕間之中以裨致治於幾微之表成宗祖未就之志爲子孫經久之計實出聖上之睿知國家之令典非細務也而臣徒以家世之舊愚戇之誠備位宰司首當勸講及解機務仍畀專

官雖竭盡於微忱望格心於萬乙然而自念昔從祖考屬備戎行其於明經實慚寡陋况以賤軀衰早養病多時先舉一二老儒以次去國略盡坐閱歲時之久未彰啓沃之功今又召還禁林復係茲任以此憂慮深省周思豈非講明有限通譯唯艱虛言不掩其躬行義理不勝於私欲或者顧望忌諱取悅耳以爲容僥倖瞻承護曲說以干僞私情是徇大軀有傷以致繆悠不能感動載惟重負何以自文惟知並進於老成庶肯同心於陳閉

切以周尚父授丹書之日漢申公赴蒲輪之招皆年期願爲國羽翼蓋古者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於光華實有咨詢於故舊平章政事致仕上柱國某數歷中外承接儒先懸車於方老之初致壽於九表之近進退有道天下服其從容謀慮之精君子推其練習德以父間而弥邵心以父



靜而益明一行一言有恒有則况其鄉里去國不遠近頌優  
禮已聳其瞻若蒙延入講惟不致縻之職事几烏之盛已足  
表儀則其字感之深不在話言之末

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嚴而神和其為孝也博考於  
訓詁事物之賾而推達乎聖賢之緼致察於思惟踐履之微  
而充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深造自得比夫末俗妄相標  
表以盜名欺世者霄壤黑白之不同粵自累朝從布衣一再  
召用超擢翰林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爲過前當講說誠剴溫  
潤深有古風近以年老告病南去觀其所養完厚實尚康健  
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爲禮甚優必合召  
還與講賞其問學實非小補

御史中丞王毅忠厚敦篤守道不欺歷嘗患難勵志弥確其  
於四書六經朝誦暮惟不以官事廢業不以衰老退心實欲

躬行非徒口說使與勸講必蒙聽字

集賢大學士趙簡實建初議置立經筵先事遠慮其功甚著  
爲此已蒙恩賜褒美其人老成方正深知國體今除前職實  
契公論目即未見到任若蒙專使趣召前來俾與講事必能  
確守真道不事阿諛論進正人扶植事體

前集賢侍講學士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正直之事不談  
自信端才不嫌忤物先在講筵進讀後以改除遠去雖係煩  
言退間初於義理無歉擬合召還必能贊助

翰林侍讀學士鄧文原持身清慎信古通今先在講筵因病  
遠去今除前職久未到任合與趣召前來

伏蒙 聖恩除授前職切以制誥國史二事皆所以成一王  
之大經爲萬世之令典比於效一官任一職者其事甚重若  
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爲必欲稱其職任實深慚愧况卑



職世從軍旅歷任省臺學業素非所優志慮耗於勞勩深思  
追責其在薦賢切見翰林學士吳澄學通天人道為師表其  
代言深如訓誥之弥文其書事嚴於筆削之成法蓋其脩身  
成德文學猶其緒餘目今 英宗實錄未經呈進 累朝嘉  
言善行多合紀錄採補得宜全資學識又有遼宋金史累有  
聖旨脩纂曠日引年莫肯當筆使前代之得失無傳 聖朝  
之著述不立恐貽譏議君子耻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為此  
今者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力清遠及今不  
使身任其事後當追念無及近者 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  
意已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能合行舉以自代  
實為允當

講畢奏特加藁城董氏封贈表

自古國家功臣次序各有等差或超異以表勲業或循常以

守定品此 朝廷予奪之大權也我 朝封贈之法自有常  
制而一二勲臣之家恩數特異禮亦宜之乃若子孫廉退不  
欲有所陳請者無以表彰實為偏負故龍虎衛上將軍董俊  
首帥孤軍內附 太祖後於滅金之役戰歿黃河之上其子  
故中書左丞文炳受知

世祖親從伯顏身兼省院之官提軍討滅宋國事載國史昭  
如日星其孫故陝西平章士選世篤忠貞孤介剛毅徧歷臺  
省號稱正人其文炳忠獻之謚乃贈典未行之初

世皇之所特命士選身後之賜僅從一品常賞切照真定史  
氏保定張氏功業相望而董氏清忠過之且亡金武仙人之  
殺天倪而奪真定也實由董氏克仙兵而納史師張九元帥  
擣宋餘燼於海中也實由董氏既克宋主撫定閭越之餘燼  
其功庸誠為雋特於斯亦詳宜依張史二家封贈



謚議

中書平章政事趙瑩

大德二年謚故中書平章政事趙冀公曰忠亮延祐二年五月有旨加贈定謚於是國史禮部太常會議改謚曰文忠其議曰人臣之功勛灼然可見於行事者易知而可名其有潛融密化於幾微之間者無迹之可紀而生民實受其賜者君子之所當發其微而表之焉前議擬公之大節若佐河南之治使王之師與平濠南李壇之亂敗襄陽夏貴之兵定高麗廢立之變而謂之忠亮善矣然而未足以發明公之微也始考國朝以馬上取天下未有以儒術進者公生河朔當用武之時已能從事學問及見世祖皇帝於藩邸獨以儒士見自是時國言語未盡通中原亦未始知有經傳之學也自公始以國語釋論語大學中

庸孟子諸書而教授焉然後貴近之從公學者始知聖賢脩已治人之方矣故

世祖嘗歎曰漢人廼能為國語深細若此蓋孰察而深許之矣於戲此其所啓沃者其可以淺近論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宜合舊謚而易之曰文忠矣謹議

兩淮轉運副使潘瑒

議曰謹按國朝初入中原即用其豪傑以經理綱紀安綏人心以致其財用其豪傑亦知天命之所歸思與其父兄子弟耽顛沛而就休養故其大者於智為之將相其廉取者往二不卑小官而為用蓋其所存者非徒然也其必有所見矣矧夫中統至元之初制度已立文物已著士君子乘輿運而生者居一官效一職於當時固已隱然有高名重望而爵祿之崇盛者殆其所當有者也若故淮東西



轉運副使潘公珪者年未弱冠推擇爲吏並駕群材一時幙  
府號稱秀發凡八轉皆不離筦庫而聲譽益著夫筦庫非致  
名之官也而所就若此公之材美著矣洪武時名曰筦庫實  
理民之任也公能安其人而出其財不擾而濟事此其材美  
可見不誣哉是故命於天子而佐使使者分列方州領漕  
運於南北之交蓋重地也雖未見其全用而其所設施已略  
見於行事矣於是儀曹史院與禮官雜議之而定以文懿蓋  
有所考哉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尚能不爭曰懿合是二者以易  
公名宜矣謹議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

議曰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理  
事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者而後可庶  
幾焉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又有定力處物有成

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夫以狹薄之資險忍爲術汙陋  
爲習巧佞爲伎命與時遇位以倖致者充位之辱欺出之禍  
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  
大臣贊國論不爲近利細故所動搖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  
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榮祖何  
可少耶公爲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爲所危陷公守職不  
爲之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

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毅公刺罕公之仁明正大  
實相左右朝多正人君子而公獨以耆老精練彌縫條理於  
其間豈漫焉嘗試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  
時好功興利之徒間出其間偵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講將  
有所作爲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  
民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



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  
敷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  
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貲此其立志非常  
人所及宜其成就如此謹按謚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  
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謚議儀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求用  
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尊敬  
而信用之則爲之出於是應之以之卒政事隨施而見不爲  
喜幸不用則不爲交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  
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偃蹇日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  
爲可誣也邪故翰林李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  
求用之心及爲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

之略無厭常喜奇高自標致多意始終清要盡迫而後動來  
而後應定而後就恒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  
而取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豈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  
國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  
教論禮則欲脩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已  
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之則必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  
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然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  
曰靖謚曰文靖其公之行也哉

書啓

請吳先生書

先生生朝避客連日奉候還臨太早令嗣來始蒙垂示留別  
之意實爲驚愕蓋進難退易固王君子之大節而去留之間  
必有攸當今朝廷嘉惠斯子德意至渥欽體近旨則監



李所係甚重先生抱道懷德經明行脩係乎監李者匪輕翻  
然去之於雅志則得矣 朝拜其謂監李何則區人之未喻  
也謹遣孛生某等請于河上以必還爲期惟執事留意此禱  
毋阻幸甚

慶章廬先生初度啟

候鴈旋春絞麟紀日恭惟敷慶伏以有相之道無競惟人歷  
觀統緒之傳莫若濂伊之盛天禧夜叙入豪並與伯仲作於  
一門師友邁乎千載逮至乾淳之講李兼資張陸之切磨會  
江漢於滄溟輔梁棟以榱桷是闕最甫謂之大成未有如李  
士先生曾殿靈光獨立雲霄之表禹河砥柱旁無阿附之峰  
載歌鳴鳥之間特見卧龍之起金匱將垂於訓戒蒲輪何憚  
於歸來穆若燕閒齊戒以問於尚父斐然任簡傳授多得於  
伏生衆志之孚不言而信自任之重於時極難是以君子之  
報最純前哲之年莫及不扶几杖康強非導引之私信作鑒  
衡明睿絕邊岐之異述群經而畢究俾百世以不迷遂開九  
表之齡允爲一代之瑞尚綏福履以元文宗

回吳先生慶初度啟

仰蒙尊執俯念孤生無聞又過於十期有賜忽來於萬里受  
而思學感弥綸經緯之純服以飾躬懼黼黻文章之著拜父  
師之祝報懷皇覽之揆初伏念某干祿不回索居旣久脩踐  
益慚於寡陋論思何補於 聖明擢 儒林每踵先生之履  
煌人芝秀亦興晚歲之歌盍曰歸歟稽諸作者恭惟學士先  
生卓尔大雅藹然靈光 俯具常珍奉龜齡之維永坐施重  
知鳳德之未衰將車昔念於聚星就業常容於立雪曲 獎  
借更俾久長洛社耆英許繼兼謨之芳躅漢廷掌故尚傳伏  
氏之本經



賀海南將軍啓

出節少府移鎮大邦收部曲於父閑俄旌旗之改觀浮雲連  
海空開意以之車明月照樓自看夫容之劍落幾亡於世  
故倦々深結於主知退然不言遂以經歲撫髀而嘆能無廉  
頗之思刻印以封不在雍齒之後偃蹇萬里之外輝煌一日  
之間酌酒以飲樞臣委曲道將軍之舊爲書以授賢子馳驅  
將使者之華受弔弓而永藏錫康爵以既醉上恩之厚外廷  
所無其托在交游尤深慶抃虎皮裹甲徒煩卧護於江湖馬  
首在塗行見來朝於魏闕尚祈調晉式副頌言

賀原功少監初度啓

壽星麗景文運司南絃繫懸弧記雲開於衡岳泥封啟事知  
日近於長安信大耐之匪遲屬弥昌而成錫某相知最樂揆  
度云初竹簟涼風請避玉堂於天上山泉釀酒更祈仙果於

海中壽爲慶仲尚幾體照

除夜以璋送歐陽少監

看射殘年野有麗龜之獲獲端嗣歲室宜戴燕之祥輒取其  
於山虞庶少陳於時物或充加豆不腆承羞朱芾斯皇未覺  
爲書之誤清酒既載尚稱介壽之辭

答歐陽少監餽歲

蜡賓迎虎擊鮮俄給於來田胞吏執牢爲酒遂獨於孝享未  
往大夫之拜敢嘗君子之腴華我好春味茲豐俎汗邪滿載  
持肴顧祝於有年涓歲屬餐薦拍更均於嘉友薄言占謝更  
悉嗣陳

答原功待制慶初度啓

伏承嘉貺俯記微生蚤意過庭每道湖南之學晚同載筆每  
倍花底之朝永言舊好之匪私尚論斯文之有在方觀水嘆



黃河之大何賦詩多清穎之思我詠藿苗願維駒於朝夕公  
憐擗櫟顧問螻之春秋嗟憂患之已深矣誦褒之敢受乃若  
自稱之謙甚必祈稍改以安承草服黃冠還踐守居之夢茅  
檐竹簟當從歸老之遊浩有謝忱悉儲侍旣

回胡貢士啓

應詔公車脩容旅次文書銜袖皆經義治事之餘稱譽過情  
謂承明著庭之舊衰緒遠稽於前代同袍爰托於斯文乃辱  
先施深慚盛意會元先輩明經皓首聞道紫陽續食館人夙  
勸蒲輪之駕葉繡關吏行分菽燭之光獨推稷下之老成何  
有洛陽之年少薄言占謝未究欲言

谷旦間西碧餽歲啓

篤叙鄉情特屢節物十鶉駢首來同祝饘之鳩一鷄傳書俾  
載迎春之燕肅々冒采之獲温々几席之權謹已拜嘉詎云

還贄聊奉時哉之嗅想蒙燕元爾之留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三

在朝藁十三

雍 虞集 伯生

碑銘

上都留守賀惠愍公廟碑

臣聞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得立廟以祀其祖父有牲牢  
 籩豆之數歌鍾羽舞之節賓客宗族之會孝子順孫得以盡  
 其心焉近世公卿雖貴無井賦塚地之入丞嘗之禮得有廟  
 焉者蓋寡矣必有文武忠孝之臣功業在王室惠澤在生民  
 則有廟食者與山川之神靈同著祀典蓋出於人心之不能  
 自已而起義者也故丞相留守賀公有廟在上都國西門外  
 我國家禮亦宜之 年廟成某年勅臣題其榜曰故丞相  
 上都留守秦國賀公之廟明年七月辛卯又有勅命臣製文  
 刻其麗牲之碑臣奉 詔拜手稽首而言曰昔



世祖皇帝在潛藩建牙轟廬帳於滌河之上始作城郭宮室以謹朝聘出政令來遠迓保生聚以控朔南之交及乎建國定都於燕遂以是為上都而治開平為大駕歲一巡幸未暑而至先寒而南宮府侍從宿衛咸在凡脩繕供億一責於留守之臣然地高寒鮮土著種藝之利在野者畜牧散居以便水草在市者則四方之商賈與百工之事為多懷柔撫綏使薄來而厚往然後奇貨用物本末咸宜莫不畢至充溢盛大以稱名都焉則存乎其人矣官是都者自監尹僚佐至於府史以時遷改獨賀氏受命

世祖之世至于今六十七年祖子孫世守其官

列聖相承

莫之有易也臣嘗執筆從行從其門人賓客與其父老問賀氏之所以為政者則曰京師浩穰公上之供給用之目或一事累鉅萬之費徵至一瓦一木亦聽裁決吏抱文書以進或

漫不之省公一見之隨事語更若某事當用物幾何取之某所其玉當以幾日成即上有所賜與以某人某人歲幣當幾何口授若素計視其故一無差者工之病勞者贏粟或不稱而奇表多重獲以傷縣官商之弊每與吏通大為姦利而實居貨應急需以成事迺至曠歲不與真公明察而均平虛實情偽無所罔民之患四方之餉不至則食寡公之倉庾出內有時無告病者公府之患重在供給不暇為政而公治之甚從容也廣學校延師儒以設教身率而勵之海內賢士賓客及門者迎款有禮賤其民如父母之於子勸懲有方獄市無擾嘗有強暴妻禽於寡婦而奪其財則絕其婚而不使之逞工執藝禁中後出而有司當以闌入則推其無罪而奏原時宰用事者黜殺人之獄則卒竟之而無所奪此尤民之所稱道者也都人士所以尸而祝之而不忍忘者其在斯乎臣嘗



攷之於書昔之保釐東郊成周者周公君陳畢公三君子者  
相繼協心而後足以底治而是都也賀氏獨以成功豈不盛  
哉西門之廟宜乎其奕々也昔諸葛武侯之相漢功德懋矣  
及其歿也國人請祀之而其君臣直以爲不可廼相率野祭  
其後始聽祠焉今都人請廟祀賀氏朝廷不奪其請 天子  
又加賚之湛恩霈澤何其忠厚寬大也哉公曾祖諱種德贈  
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祖諱貫京兆路總管諸軍奧魯  
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諡貞  
憲父諱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  
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公諱勝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  
達魯花赤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秦國公諡東獻子惟一其官惟賢其官孫某臣既具  
書其事又爲作迎送神詩以遺之俾歌以詞焉其詞曰  
帝作神都書 其郭時巡歲來神靈具扶旗轟車馬魚之雅  
雅頌懷者從公其來下兮升鼎于庖俎有獻羔兮菜茗之亦  
有菊也鍾鼓既作桐酒在酌式歌且舞公其胥樂兮袞衣綉  
裳劔佩琳 乘車彭 不馳以翔賓客在右僚吏在左燕寢  
孔迹公無去我兮公有令德在其後昆出公世侯保我子孫  
肅之戶祝路乍盛服千秋萬禩授我皇國兮

賀丞相神道碑

至順三年七月辛卯

皇帝清暑上都洪禧殿之西亭有 詔賜故丞相上都留守  
秦國賀惠愍公神道碑而命臣某製刻文臣拜手稽首而言  
曰臣待罪太史得聞賀氏遺事及惠愍歸葬京兆其孤惟一



嘗求臣爲之銘坎諸宮而納諸其行事歲月畧已具見今重述焉恐蕪陋不足以上稱旨意請辭不可則退而歎曰聖天子覽都邑之形勝觀民物之阜繁慨然有以見夫世祖經營之初列聖時巡之盛而又念夫任保釐之寄若京兆賀氏父祖子孫世守其官且六七十年官府治辦工賈通易人用樂業以克成厥功何可忘也於是賜碑之詔則勸忠之道係焉敢不執筆而書之公諱勝又諱伯顏字貞卿一字舉安賀其先隰州永和人後徙居奉元鄠縣曾祖種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妣郝氏追封雍郡夫人祖賁京兆路總管兼諸軍奧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諡貞憲妣鄭氏追封雍國先人父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

用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封奉元王夫人自貞憲入事國朝忠貞王受知世祖以大臣留鎮開平公年十六在宿衛侍帷幄奉宣旨意於中外居十餘歲拜集賢學士領太史天官通象緯之奏至元三十一年拜參知政事佐丞相完澤爲治尋遷樞密院事遷大都護大德八年忠貞歿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仍忠貞之舊官也至大二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延祐二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老不許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至治二年終是官泰定二年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惠慈以其年月日歸葬鄠縣之先塋秦國夫人張氏秦國夫人捏古真氏附子曰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女長適中書



平章政事阿里海牙以適某官架立虎班孫曰也先忽都巨嘗以爲

世祖皇帝之知人善任使何其始終之有道也攷諸惠愍之事而益信焉大臣子之在宿衛者言語之間其教固已密矣察之固已詳矣然又以爲未足又必使之知經術焉軍懷許文正公衡方倡道學以佐治化一時貴游之英俊必遣受學焉其所成就雖深淺不同要各有可稱述議者或謂孔子諸夏亡君之嘆於今爲譏辭上疑之以問公公乃爲上分別立言之故且曰今國家大受天命以撫方夏不得引此爲說使前聖之言蒙昧於昭代凡所論議其得於經傳者類如此是以公之事君克盡忠愛至於蹈死生禍福之變不以動其心蓋亦有所受之也乎上始定海內欲見萬里如在目睫以決其幾公乘傳將指徧歷吐蕃雲南廣海之地往返觀

察軍旅所及必得其情以歸報或乃夕至而晨復出亦不憚也親征乃顏之役上坐武帳流矢及其前內外嚴備至使重臣只兒哈忽仗劍立轅門自諸侯王大臣非召不得輒入見而公密以進退節度指授諸將出入無間軍行則擐甲擁纛以先勇氣百倍事平師還多風駕上春秋高車中苦足寒不能寐公解衣抱持溫以其體上爲安寢達次舍乃與又嘗校獵還宮伶人有効歌舞以迎者駕驚輿象莫能制乘輿危公方侍坐輿中投身當其衝衛士得絕鞞去象乘輿安而公割甚至數月乃得愈公於國事緩急忘其身者又如此是故國家之制有軍國大謀議自宗臣大族非世其職者不得與聞而上於公不惟不聽其辭去更留使聽焉而信用之意於斯見矣自古天子之職莫大於置相安危治亂係焉然上意一時之所嚮勢或有所不能奪或有所不能入則亦



莫如之何者多矣以上之聖明而相哥以黷貨得幸專政柄  
為天子斂怨於天下天下苦之朝廷知之廷臣固將有言而  
不得其間公獨從容為上開其端而言者始得顯奏而誅  
之是時相哥亦知公且沮已設事危中公父子一月至七十  
奏賴上知其故而譖不行論誅相哥之功公存心致勞而  
迹甚危矣至元末上既倦勤思得忠厚大臣可屬大事者  
間以問公公慨然曰人望所在以為庶事完澤可上領之  
及拜完澤丞相遂以公參其政卒能奉法循理較若畫一使  
天下晏然以成大德守成之治則公贊決之効也及以世官  
留守上都歷

武宗仁宗之世治以日成望以日隆名以日信而一二宗  
之所以待公者日以重矣帖木迭兒之專政也上數怒欲  
斥去之輒自附東宮求免上性仁孝每以是曲容之而反

覆睢盱益甚公曰吾老臣也寧自愛其身弗為國家去靈乎  
會其家人受富民賂亦殺人之獄乃與平章政事蕭拜住御  
史中丞楊朵兒只先後奏白其罪專政者坐免會

仁宗崩復得為相遂并譖害此三公者朝廷為之驚惋天下  
為之歎息譖者以為得志曾不旋踵無以亢其宗而公直亮  
憤不顧身之患卒暴白於天下書之信史傳之後人為勛臣  
世家福澤方未艾也以天道論之果孰得而孰失哉

世祖之於用人審訓之慎察之而後信任之若賀公者豈不  
始終明著也乎臣載筆從幸上都見有廟奕然在國西門之  
外者其署曰勅賜故丞相留守惠愍宣公之廟蓋都人之所  
作也父老幼穉歲時具牲牢醴齊考擊鍾鼓而祭享之依  
如將見之者蓋不可強而致之也嗚呼公之上得於君下得  
於民至於沒世而不忘何其盛哉故系之以詩其辭曰



賀氏之先度隰以居聿來百年遷是雍都南山之下風氣孔  
固篤生偉人克以疏附完其鄂鄴保其民人索賄以朝爲之  
守臣守臣有子入見王所皇建大都俾奠土宇以撫以存以  
經以營啓是世官寔繇忠貞衮衣赤烏古馬有赫相臣來歸  
即雍開國自公而王進而弥尊令德不替是有子孫其子伊  
何丞相留守自其弱冠在帝左右入陪殿帷出侍乘輿不有  
其躬以嬰不虞惟帝省躬觀天之道太史有占主以入告惟  
帝審幾謹是樞機出內之間周密不違 帝念在茲旣信旣  
篤一日出令俾贊大錄惟是登庸固將受遺不競不練布政  
咸宜欽若時憲百度有秩乃瞻朔都歸尔是職于廬乎旅肅  
肅干城勸其佚勞日閑弗驚工師執藝員售盈市木敷未紆  
胥樂女士冒禁非罪原之以情于貨委禽勿遂其成令行以  
盈民樂法守興孝以教躬率善首歷事四朝旣尊旣安賜車

出游衆庶聚觀曰公老矣如我父母庶具壽考錫我多祐惟  
公之心國爾忘身昔有斂臣我扶其器多藏靡悔迷國之宰  
余今弗懲 天子美賴君子用恕去而弗殊孽以間興宣其  
天乎衣裳之遜榮以加等人心大公追及未遠侃々令子蔚  
爲名臣奉孝思忠公志其伸公安其阡有松有柏公食其廟  
鼎俎有食國家萬年公名不隳史有信書石有貞詩

趙文惠公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趙公旣贈通奉大夫湖廣等處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天水郡公謚文惠其子彌寬  
詣太史請述神道碑銘按趙氏世爲臨淄人唐末撫州刺史  
霍避地衡州至宋族參政奉議郎士庠始居衡山之崇嶽鄉  
奉議生楚國公世勣楚公生魯國公崇魯國弟常生端明殿  
大學士太師衛國忠肅公方爲魯公後忠肅生武安軍節度



使太師吳國忠靖公蔡公諱淇字元德忠靖公次子也七歲以郊恩補承奉郎舉童子科召試中書以大臣子免銓試四川宣撫大使司辟主管機宜文字除籍田令出通判信州轉宣教郎除監進奏院遷將作丞  
議郎乞補外知興國軍時年二十有九明年丁忠肅憂除直秘閣利路轉運司判官不赴服闋改知秦州轉朝散郎又明年除大理寺正轉朝散郎直顯  
知衢州節制嚴信二州軍馬入爲大理卿轉朝奉大夫改直龍圖閣廣南東路發運使加右文殿脩撰尚書刑部侍郎又明年自廣州餉兵海上我國家旣取宋以宋太后手書罷諸軍之爲宋守者師至廣州公得書再拜慟哭而還是爲至元十四年也江淮宿將旣內附數以公爲言十五年行省承制

署公廣東宣撫使趣入觀秋見

世祖皇帝於開平拜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佩金虎符賜衣冠鞍馬而遣之比還凡五錫宴官其從者四十二人于戶五人百二十人摠把十人居七年 天子思其材命奉御察罕集賢學士詹玉召公足疾不能造朝明年遂致其事居二十二年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辛未卒于長沙里第年六十九至大元年十二月庚午葬寧鄉縣之原塘翰林學士涿郡盧擊爲之誌又二十二年爲至順元年彌寬調官 京師請易公名於朝於是有人以故事追贈官封而賜諡焉初胡文定公父子倡明伊洛之學於湖南廣漢張子實受而傳之與新安朱子共承絕學於百世之下游張氏之門者唯長沙吳猶德夫氏得其傳而衛國事張子最久又從朱子學所聞不下於德夫氏而克以學問任大事赫然樹勳業於當時則過



之矣至於異國與其兄忠敏公范並以才畧世其家而異國  
即軍中拜丞相雖終不秉國政而歷受方面之寄隱然爲國  
之長城一時文武吏士往、出其父子所獎拔百年之間亦  
可謂功臣世家者矣公在髫髻與其兄制置使潛皆親見祖  
父用兵治民收攬豪傑之方自擊刺攻守之法風雲孤虛之  
占與營繕戎器之事習中具有成策潛旣以忠義著而公遇  
事亦有足表見者矣應童子舉時五經各問數十條應對如  
響故參政吳公淵許妻公以女旣而與其弟故相潛俱得罪  
遠竄或勸之絕婚公曰誅利害而渝成言市人不爲也異國  
善之爲請於朝而親迎焉人以爲知禮宋末列郡多驕兵守  
吏率儒謾談弛不能制徒增賞以悅之賞不時至輒奮挺爲  
亂以嚇守吏守吏逃去朝廷亡奈何則爲之罪故吏易新守  
而已矣公倅信州時才弱冠守少之而財賦文書治辦發吏

賊而按以法守大駭服信兵有威果武雄兩指揮凡二千餘  
人初自諸鎮選勇藝以充之之物故不復選郡中無賴子弟  
求主將以充數郡守秋閱賞不素具軍亂守匿求救於公公  
出語衆曰淮上健兒百戰有功尤不敢恃一日違節度則立  
治以軍法汝等敢爾耶叱吏掉首亂者榜之百衆遂定路鈴  
轄詹汚者以故羣盜降得官位迫守倅好侮儒吏或擁卒射  
城中矢及官舍莫敢與之較他日見公挽彊命中竊取其弓  
引之不能寸始畏服豪猾吏數十陰藉其聲勢侵苦民人資  
力富彊部使者不能治以屬公公執之無敢遁期理掾三日  
獄具盡杖脊而黥之錮諸園土明日中朝貴人救之者書至  
則皆死無及矣治興國兵亦橫不聽守將命或相率白書入  
民家取其資以去公至郡曰此素我家部曲裨校耳何敢然  
旦日坐府統制官以下拜謁庭中受命不敢違衢州寇起連



結廼發信之間勢甚張浙東提刑牟嶸行部盜逐之守郭端  
入郡盜又逐之朝命以殿司兵二千與公往定衛公曰殿司  
名天子爪牙而兵實不足用反損威撫之以道當無他不然  
淮卒足辦之至境捕得數人問之言詹祝兩家爭田郡不能  
直相奮怒起鬪擊不能自已言亂者聞風相挺爾公釋其縛  
曰爾還告爾黨自新吾亦不聞其三日來納款不至吾所統  
卒皆素善戰必盡殺乃已未幾皆自歸寇寧公言于朝曰悍  
卒暫服終不可恃募為兵以配江上諸軍庶少安公去官而  
衛復亂又還公治之復散去宋之將亡也郡縣之間盜賊軍  
旅之事如此以公之世將才敏而見用僅如此烏乎而不危  
亡也哉 朝廷撫有四方之初民心猶有未盡定向因其素  
所信服者而用之故以公鎮湖南者七年既致事來蒞於湖  
南者以民事為問公鄙為言利害便不便亦不靳也公嘗飄

然有神仙之思作太初道院居善藥以拯人疾苦貧客之及  
其門者與之燕樂隨資乏孤嫠者振恤之雖重費不復計  
其家之有無使方士燒水銀硫黃朱砂香金等物為神丹以  
資服食斷琴度曲為文辭圖畫以自樂遂終身焉文集二十  
卷名之曰太初紀夢藏于家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為  
神仙數訪公授以其術久之隱去人或以為不死公思之一  
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李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命  
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日且莫公親候之見有光昱  
昱在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李氏書藏公家今  
稍傳人間云天水郡夫人吳氏先公 年卒子四人彌  
寧彌柔彌審皆前卒彌寬用公陰人為奉訓大夫韶州路曲  
江縣尹女二孫男六人巖嵩巖壘昔希隸先世勲業與公家  
相先後異國以丞相鎮長沙而我先大父守永州至元中先



公歸自嶺海道出湖湘嘗與公往還道故舊其以童子侍猶識之今故老盡矣而不敏待罪國史得以契家執筆紀公遺事能無感慨乎銘曰

惟昔 世皇既定南土廼輯廼安不震不怒廼睠赤子安其毋父任以弗疑何間疏附顧瞻湘流頌其城民人衆多有財有兵翼軫之墟其岳維衡有赫火靈祝融所營士有膚敏世將世相世武世文君子之望命服錫馬勞以大饗歸撫其民皇威孔奄優游鄉邦亦既有年既老而休温德言嗟世溷濁言思嗣密室凝虛鑄金爲丹我懷公家問學有自以孝以忠著作信史國亡史存澤及孫子遭時休明亦既無仕故物不遺古學亦微援琴鼓之繼以涕洟松桂在山澤有蘭蕙不亡而存庶其在茲

兩浙運使智公神道碑

公諱受益字仲謙姓智氏鄧州南陽人幼孤母夫人躬自教養是時 國家親取江南重兵在襄鄧間公始以善書計從

軍稍遷行省掾然已負時望至元二十一年擢荆湖行省

都事征交趾轉湖廣行中書左右司郎中行中書省改行尚

書仍爲其郎中治行軍幕府數涉危險計度餽餉益精備上

功適都漕運選材進以爲判官尋遷海南海北道肅政廉訪

副使病不赴元貞初除江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滿秩又遷湖

廣行中書省郎中用御史臺薦進官遷湖南宣慰副使

年遷江西行中書省郎中丁母夫人憂皇慶元年服闋除潭

州路總管未滿罷又五年除岳州路總管甫踰歲賜黃金虎

符拜海道運糧萬戶滿三歲就除兩浙鹽運使至治三年正

月以年七十請致仕二月卒祖某某官父某某官母某氏某

封以貞節表門娶某氏子幾人某某泰定元年 月葬公南



陽先望之次大史氏虞集以故人子當葺其墓之石以銘叙曰  
世祖皇帝之初進二三大儒於左右與之論議以混一宇內  
豪傑之士以軍事立功天下且定立官府別郡縣治租賦有  
調度繕作禁令之事士始以文法趨具善承迎辦治為務而  
公卿大夫之選悉自此矣末流之弊變為之名以自別於士  
識者閔焉夫孰知有用之材常趨所急以致用故其所樹立  
有足表見於時若智公者固何可誣也哉公練習事物如燭  
照策數一見即要其歸雖他經反覆卒如其說而後定吏具  
牘或至數千百言不了了於情致公涉筆立更定不數語粲  
然有文微密周緻皆傳經說吏民誦焉數被旨問大獄累年  
不決者至公皆情見無隱更 朝廷病有司慢弛遣使四出  
號曰奉使宣撫得專決不憚大吏湖廣人或詣使者言行省  
不如法者數十事且言故沮持憲臬者尤不遑同幕頗為動

公曰果自吾手出當不至是使者至以此為首事即日集省  
憲主者閉府門列坐條問以目舉一事公輒對以因起及施  
行與憲司論議相關者云無一不中律令前後月日名數  
錯綜細微傾倒詳盡隨閱文書不少差盡一日凡十數事皆  
如一使者驚異不惟不得有所何問更贊公而立罪言者一  
時會府人人倚公為重矣宣慰湖南者數年潭人素服其威  
信守潭之命下民甚悅而豪縱者望風避去潭大郡也為守  
者常壓於兩使者惴沮不得有所為公上之日宣慰廉訪兩  
使者率其屬親與為禮持文書者往之門人故吏拜起不敢  
仰視文書畫時刻下州縣以遠近艱易為期庭無留事十里  
之內洞燭如神明蓋其為政實有舉措收縱而非冥行偶中  
依稀近似以為名是以未數月郡中遂以無事有富人子為  
不法事至府公召問獄具萬端求解卒無以變公意是時憲



府空無他官有獨專憲事者大為奸利實畏忌公富人子夜  
急投之為請緩公不可多方為牽制因求以罔羅公者踰月  
無纖髮近似可指會屬邑尉公事後期當答以老故未即論  
立請尉當有賅免罪者尉死不肯服乃云公喜送過客食蒸  
鵝是其庫吏所致蓋官錢云以此劾治困苦之數月不解事  
聞朝廷即驛乃使者會赦乃敢夜遁去而公亦去位及治岳  
益有餘才海道運輸係國計甚重而上江不時至請築倉建  
康以冬受淮而出之損益以法比不駭而事速便兩浙鹽法  
積弊吏民苦之公理事決囚盈廷嘗先日出盡日入乃已每  
愀然曰庶及期月當少清乎時朝議用公為戶部尚書未命  
而報卒嗚呼世之以時才自信而人亦信之而果有異於人  
乎哉若夫曾無明日之慮徒以取給自詭者固公之所素恥  
者也然則公以計時數月積官二品視其同人幾不及其最

下者而憂患勞苦死而後已不亦悲大嗟乎有之而不見用  
用已而不獲盡君子之常也公亦何憾於斯故為之銘曰  
才急於需樸樞畢輸優游無虞梗柎薪樗朝服于于名駟大  
車爾畢我夔善駝利趨人具曰賢已亦信然弗顧弗疑充顏  
以前不愧旁視有閔無恙既勞既試終不自致安平在時則  
亦勿思後或當思既遠曷追思則考行此有成躅刻石載文  
以慰以勗

福州總管劉侯墓碑

秦定丙寅三月甲子福州總管劉侯因其子江浙行省鎮撫  
輿之上事京師也使以其間來告曰元亨以祖父之緒屬  
當戎行遭時承平四方無大征戰不得備效用然嘗將指歷  
至西南諸邊幸不辱命粵自荒服俾守茲郡粗息肩於奔走  
以洒濯其瘡癘始克自思曰先君之葬三十年矣而神道之



碑未立蓋未遑也其敢曰將有待也誠懼先世之德久鬱而弗彰將無辭於子孫後世請纂其事於石庶不朽焉敢再拜使子輿請集禮辭不獲已則退而思曰昔在皇慶二年湖廣行省驟告于朝曰交趾遣三將帥兵二萬七千寇邊請出師討之 朝廷重用兵而又不敵忽其事議遣使即閱其實而究其便宜廷中未有稱其選者元亨自浙省以軍事入見廷臣曰此其人矣即日以聞乃授之弓矢馳駟至廣西兩江先使兩帥府出文書慰安邊人而申飭州縣毋敢以使者爲名擅有徵發乃親至大臨少臨昆侖諸關來賓柳邕諸郡凡所言見殘於交兵處緣高緹深觸熱茹毒犯虎豹踐蛇虺無不至焉當是時非止出蠻獠不意而吾大小邊吏亦悚愕踰絕望外矣於是得其情實即負固者傳譯申論之既俯首聽命乃手自爲書反覆數百言諭交人以逆順禍福且示以審實

致討不輕用兵之意交人束書辭謝有加賄焉元亨斥其賄切責使者以其情之所匿未幾交人奉表請罪使還南郡不施一鐵遂以無事又上其事宜皆險阨之要控守之宜任擇邊吏之說由是 天子知其名廷議言材可用者常在元亨矣雲南在

皇帝嘗親征而理之諸蠻大牙相入負恃而強忍寒熱尤甚數叛以煩官兵議者請據其腹心而制之乃即烏蒙立一宣撫開屯田而蠻知顧息矣前後二三十年易置官府至於再三凡爲費鉅萬二吏士或亡或餽物故者幾數千百人終莫能定以爲 朝廷憂延祐五年冬更擇行省官領其事而佩元亨以虎符銀章專制屯府之事果能明賞罰別利害據衝要立營壘部伍相棄者尾應合近而不雜遠而有制繕生養以固其志嚴譏訶以絕其奸盡其水土之利公有餘而



足以用衆私均贍而不敢自私又通其醫藥市易禱祠游觀之用幾不異於中州未及三年而隱然不可動之勢成矣其報政也竊美其事而問焉則曰昔者先祖命我先人曰予以生長兵間不獲事學問也且平定子孫其無廢學乎是以先君之教我嚴甚今日之事粗識義理通古今幸不致曠敗者蓋有自也時聞而異之已欲聞其父祖時事以觀其爲人而未暇也今屬書于我其可以不敏辭乃按其事狀而書之曰侯諱濟字濟川姓劉氏世爲大名人在金時常顯官而事軼不傳所可以名知者義軍中一彈而已義軍生推府恩於兵間沉鷲善騎射金亡挺身歸朝從遠不臺太赤阿木魯三大人於軍歲丁酉領其部兵八百號千戶從其帥攻宋隋州破一寨獲將一人歲辛丑破二寨獲將四人歲壬寅馳解宋圍於葉追敗其餘衆獲將一人殺將二人自是往來江淮間歲

丙子敗宋舟師于泗之五河口歲戊申守招信龜山之險治戰具大敗宋舟師殺其將大小八人歲甲寅以功將入見皇帝於六盤山授管軍千戶中統二年始受璽書鑄印佩之從破北州至元四年從守穎州從軍二十餘年大小數十戰年六十一矣而侯年亦已二十八以通書級計策善戰聞於軍中請任之襲其軍事方是時行省益善具父子二人不肯偏舍故兩用之以侯鎮其父兵益以懷孟彰德之卒五百會攻襄陽而穎州萬戶方赴息州聚議即以侯父權萬戶府事留鎮穎州宋將夏貴知穎帥已出乘虛攻其北門權府設伏敗之遂完城以待侯於是時從江上諸軍攻取城邑無虛日矣至元十二年伯顏忠武王管兵守無爲規取淮西侯分地守城北宋師水陸並至攻北門侯先犯矢石獲其將二人北門旣捷宋師遂潰論功侯爲最又以其軍敗鎮巢叛將



而獲宋將一人明年仍成巢決水圍之盛舟踰淺蹤宋兵入  
水死奪其輜重遂降鎮巢十三年權府謝事而侯始以脩武  
校尉爲千戶十四年擒獲焦湖偽鈔者歸之有司讓其賞弗  
受從攻安慶府野人原馬齒山龍山隘天堂寨等或諭降或  
進討殺獲甚衆遂得司空山黃山寨水口衝之險案功狀  
既上還軍過廬州其帥留以自助適黃州叛以侯并領安慶  
軍夜赴之未至二十里叛者聞侯先聲遂降十六年以功加  
武署將軍佩金符十八年移戍海上所過無所犯民甚安之  
是歲其父卒請服喪如禮行省執軍法不許二十年選鎮饒  
州饒大郡隣壤多岩險新附自侯至無敢竊發者明年建寧  
賊起旁郡苦於過軍獨饒以侯故不擾二十一年盜起其屬  
縣監都幾陷賊手侯破賊出之二十三年移戍他郡饒民爭  
請行省乞留之二十四年侯以二千入與十將之士屯田芍

陂收穀二十餘萬築隄三百二十里建水門水牯二十餘所  
以備蓄泄繫大渠自南塘抵正陽凡四十餘里以通轉輸二  
十八年加授中十戶六月卒屯所以某月葬年五十二侯娶  
同郡李氏生三子元亨其長也今亞中大夫福州路總管次  
元英次元真十女其壻曰傅鑑陳忠曾讓張晦皆士族也陶  
某張某武某晏某姓某姓某孫幾人與其長也襲世職今超  
拜奉直大夫江浙行中書省都鎮撫治軍有善政聲聞略如  
其父云其墓在其縣之留牘鄉長鄉村或曰長卿者唐隋州  
刺史也因以長卿字其鄉劉氏蓋其子孫然無可攷證者  
國家旣一海內自將帥諸校功簿在樞府職事傳子孫承平  
旣久世其祿者往往無以自見於當世况其安逸而罷軟不  
勝者乎是故功多之跡富貴之所因起邈然無聞者蓋多矣  
今劉氏專對授政卓有可紀述而其言必曰祖父祖父是



其祖父之遺子孫者功多職事云乎哉故可銘銘曰於皇  
世祖撫運以興惟其智能大小畢升虎賁鷹揚大帥千百列  
校衆正威傑俱特伐簡爲書武功是書大且弗勝細固遺餘  
偉哉劉氏以德爲勇世領千夫曷究於用雖未究用其儲則  
深建材發能後克有任煌煌治朝四極無際去兵垂橐川淨  
雲委芽蘖弗齊孰艾孰治使將恩言頓首自歸大廷之間濟  
濟多士授言遠外必爾子孫邦君之祭上及重親贊書啓封  
既聞既陳桓桓武績濯濯文藝表其盛者以詔來裔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四

在朝藁十四

雍 虞 集 伯生

碑銘

淮陽獻武王廟堂之碑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累定郡縣聲震河  
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師攻河南訖滅金將移師取宋乃摠諸  
軍以鎮亳疏積水立城戍開田護畝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  
陽獻武王復統亳州軍以成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  
廟祠汝南忠武王西廟祀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王  
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賜諡武康又  
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  
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諡武烈又贈推忠劾節翊運功  
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諡忠武皇慶元年



獻武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

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封汝南王改賜今謚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號又改賜今謚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

英宗皇帝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以開國

字益其功臣號是年天子肇開經筵珪首當勸講明年解

機務封蔡國公仍知經筵以疾告歸未幾三遣使趣召見

上聞其病重煩以政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

朝有大政則就焉有間使來告某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

皆有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勲德則既具刻而銘之矣

惟獻武之廟我以忝預國事不暇私顧其家故未有刻焉

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某曰刻文敢以屬子其辭不

獲則對曰昔嘗忝為太史屬固嘗知公家世勲德及進講內

殿又執經以從公後者二年矣雖不敏敢次第而書之謹按

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略上計行

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

為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

無敢犯者順天者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

今名曰保定云

世祖皇帝保定初置御用局以王為總管二年李璫叛濟南

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為行軍總管且

行請擅帳於忠武忠武曰汝欲即安耶不與乃命之曰璫違

天必敗汝勉之雖然璫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

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則

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璫出軍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

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



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浚其壕加廣壇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陵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壇醜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真吾子也或言於朝曰壇所以得爲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以此聞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至元元年弘略入宿衛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稅視所當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沒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上前曰臣以爲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恒非

陛下府庫中此所謂大倉也 上曰知休其勿問其監郡有愛魯者先在郡任計吏不當至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王不與之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爲之解不得而愛魯抵罪王亦爲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間居不以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絕郢復之樓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奏用其言移王軍萬山令嚴恒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



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即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應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陣間陳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塵衆入陣我不爲動至再且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郭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東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覲 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軍蕪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奔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

行布宣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 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駐以待王進說曰 聖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爲計非策也將軍治關外急緩之宜難制以喻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即日自馳駟至 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二年師次瓜州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朮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陳王以十三騎絕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却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鎧仗甚異躍馬出衆奪大刀出前趣王王還繼反迎刺之應手頓殪馬下立陣者同口騷叫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禦此戰衆尤服其



奇雋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陸軍陳於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交王之一軍橫衝其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岡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戶亳軍忠武王舊所統也王以爲請遂還之忠武王之事

憲宗皇帝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勇敢無敵之名也於是上又以賜王爲名云是年冬丞相伯顏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以伯姪爲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斂其柄臣之罪而詰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遂歸朝而十三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于

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鋒鏑王撫安之期月境內稱治十五年王入覲請於上曰宋主既降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是與第廣王昺南奔既立是於闕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恐乖節度猝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旣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宣力國家之心爲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曷之哉而賜錦衣玉帶又辭曰遺燭未息延命海濱奉詞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苟以劔甲爲賜則臣也得以仗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臣得其職矣上壯之上方寶劔名甲聽自擇其善者旣拜賜又諭



之曰劔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戮之且行薦李恒爲貳從  
之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一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爲  
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  
撓公汝慎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壻隘乘高不  
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  
將持父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揮軍連拔數  
寨廼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  
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清寨南瀕海王曰陸攻  
之必走海令弘正圍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  
若潮若惠皆團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十  
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  
將都統劉青韻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他將自外  
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視不相下有驕蹇意幾敢違其号

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乃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  
海中環列千餘艘旋之連檣檣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  
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  
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燒其  
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僧韓在王軍中三使招  
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恒自廣州至小舟更授以二海戰船守  
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砲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  
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西南三面王自將一軍  
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艤崖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  
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軍一軍乘潮而戰不  
克李恒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爲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  
衆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  
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外動者死敵矢傳我舟如蟻伏



者者不動舟將披鳴金撤障孤營火石交作頃刻迸破七舟  
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  
北突吾軍而遁公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  
壞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陽  
紀功而還十月入朝錫宴內殿慰勞良厚主以瘡痍疾作矣  
上命尚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  
其謀畫必盡使速愈之敕衛士坐其門曰九拔都病甚矣非  
必不可不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  
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為別遺言毋  
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以陶為之出南征時賜劍與  
甲以異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  
而薨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三 上聞之震悼詔京  
尹給喪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里

附葬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戶二十九年珪入覲  
上謂太師月兒魯那延曰此家父子相繼自

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與國者是為最張  
氏史氏俱稱拔都史徒以籌議不如張氏之百戰立功也所  
以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  
自是敷歷臺省三十餘年為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  
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脩髯如畫機明氣銳言  
辯捷出勇畧絕人輕財下士拔於叢林已不以為重尚氣節  
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為勢位所屈雖臨之  
以威而辭氣洒落理辯愈切初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  
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  
雖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  
後受賞恥居先何為不可丞相為之悅首其能片言解疑悟



類如此簿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與焉既而多  
所遺失或因以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  
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幣保其必不然者其後  
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嶺弘正掩  
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椿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  
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叵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  
他求其族屬被俘皆悉還之及囚京師聞王薨至為之垂涕  
在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為子師嘗戒  
其子曰居官律已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用則人自  
致力不懷叛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所躬行者也  
凡行軍非對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必親視醫藥不幸死  
必轉送其家凡一士賜與必分班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  
得則慨然曰人宣力如彼而愛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與共

功乎甚者為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為之用及為  
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為之懇惻申諭仁聞既著薨之日天  
下莫不傷悼痛惜焉李蔡國公又嘗謂集曰先王棄世予尚  
幼不足盡知其奇謀偉績當時之交游與老校退卒于今略  
以漸盡雖欲廣聞不可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則  
有信史與王李二公之碑在可以參攷者故凡可知者備書  
之而不敢略子一人今蔡國公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十一  
人某官某集嘗觀於蜀漢矣諸葛武侯既歿所在求為立廟  
後主不聽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  
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召伯甘棠不伐  
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來圖形立廟者多矣亮之柔嘗  
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宜聽  
立廟沔陽親屬以時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君子



以爲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著勲臣之世業哉亦足以表朝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臣無所不用其至者矣故作詩以備樂歌云其辭曰維昔

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旣庭之開中原越是南國歷禩三百德在炎燼運往行息百萬在師不亟不遲不殺而神赫其神威江流湯之談笑畢渡木顛艸偃有仆無拒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暑其休以俟丞相文武受言敬共息統養完牛酒旨豐王乃叩閭請具爲奏若峻阪駝寧扼其後面上方畧報不踰辰往臨殿都雷颺疾神丞相傳言天子聖明以順來歸請更民命主幼臣迷勞我行人王曰弗庸罪在柄臣身涉其庭氣直辭決稱臣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奔于海涯延喘須臾自靖其私王曰不可入告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止乃錫神劍各甲副之抉瘴排炎廓爲清夷膠舟于壑存

其餘幾王言三進永訖炎紀橫嶼賦詩波濤不驚磨崖勒銘表于鯢鱸功則多有壽位弗逮榮隨哀興業以久大三錫彌尊以啓王封冕烏佩圭盛服在躬維茲亳人服德以世享嘗于廟後王孫子於赫世皇濯靈聖萬神景從翼之風霆我思淮陽陟降在側孰是下國顛懷來格言新宮高明深宏中有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其在此煮蒿浮苾孰感而致維亳士女具曰不然我有井里王爲阡陌我有溝洫王浚王畫王牙作邑其城頌我藝黍稷亦有稻秔羊豕在牢以庖則盈筮簫鐃鐸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作昔我父祖荷戈執殳從王南征百戰是俱春雨旣濡秋降霜露王共享茲從我父祖維時君子顧瞻咏嗟咨亳庶士孰知其他王有嗣子相我仁廟正言于庭必抉其要遠深蔽虧群讒切膚帝尚仁孝寧之厥家英宗赫如日斯烈搜奸宰庸不



假毫髮臨軒視之命端其軀託之股肱恩信渠々天難諶斯  
難起倉猝慮深謀遠罪人斯得聖明總統車塵徐々亦惟世  
臣謹度不渝既寧既好思極厥係陳經啓心非法不道申々  
其居侃々其容字字帶衷以世師工王廟奕々視此無數  
匪毫是私國有恒秩

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爲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爲河南  
安撫使既歸國朝父安爲河南三路提舉公嘗從紫陽揚  
奐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

裕宗皇帝潛邸郝文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真揚間宋  
亡天子嘉郝公之節擇士得公迂之還京師父之除承

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季父長卿個儻有大節

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即位召在宿衛與故御

史中丞劉公宣爲友以氣岸相高時宰阿合馬秉政聚斂罔  
上怙權寵常伺察言已者中以危禍廷中相語以目無敢論  
列長卿乃上書世祖曰阿合馬擅生殺人莫敢言爲國蓄  
積怨毒已甚其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臣測似秦趙高  
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覬覦資籍情露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  
及時論法拔誅之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合馬固善伺人主  
意力足使侍中貴人抹鮮事得寢他日以爲宣德鉄治弗治  
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爲同知即以折閱課額數萬繕爲長卿  
罪下吏即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盡沒入其洛陽家產人  
莫不冤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爲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  
干仕阿合馬死朝廷更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爲書爲執政言  
秦仲以諸父之仇當國耻之閑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貧不  
能起此風厲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爲書藏之不以



發全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使長卿如山南勇去庶不及難曰山南求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以爲悔又慕効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十五年用事者急聚斂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貨器物贏餘苛酷吏請盡辟知名清疆更以任事小雖居閑猶被追遣治徵廣德之會時公府之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操竊郡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固不辭吾去而他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爲物色其稍可道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也更以數少責之亦不爲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選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爲樂自號

歌竹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曠建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顯永康胡長孺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男子四從龍

大夫中書左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婿馬成改時中

那師雍其二子孫勇幾人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國家

脩 皇朝經世大典訪問遺佚而從龍嘗夢其先人問從王

父事已報史館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送官昭

州以子贈某官夫人封某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曰

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亡身公以從子泣血慎

德豈曰避仇實瘴蟲賊除消陽明君子于征名公具言猶保

幽貞愛民之仁拯物之智天不與三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去

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完乃睠後人並立朝著爲國材賢

綽有令譽維洛泱、潤覃柏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官



真定蘇氏先塋碑

奉訓大夫刑部主事蘇志道命其子天爵奉狀來請曰維蘇氏趙郡著姓其後有自行唐徙真定者數世矣志道不令無敢違祖父之訓執事無敢不謹以獲祿於朝先世之餘澤也然而遺事隱德之可知者曾大父嘗言志道猶志之高祖而上家牒軼於兵難無可考故行唐之先塋相傳在縣西南党家原既莫知其處壘真定府北新市鄉新城原者曾大父嘗言東北一丘是始遷之墓族人之同塋異兆而藏者猶識其爲某親某親今隱然高可隱者相屬亦莫得而名之悲夫今天下治平久矣非若曩時之逃難解散也志道又幸得立石表之不爲踰禮奈何忍使邈焉堙沒以遺子孫無窮之悲乎謹述世次年月行事願爲文刻之石表諸墓道云曾大父諱元老資純厚儀狀偉然嘗慷慨有大志貞祐二年以其家從

金主徙汴汴且危同徙者簡棄便取人美田宅乃歎曰已矣無可與爲者吾歸守吾丘隴死耳崎嶇兵閒數歲於死期月而始達居父之遂以皆雄其鄉樂周人之急歲數飢常存活其鄉里施及行旅至今人能言之始汴亂時倉卒失其第物色之終身不能得言之輒垂涕其天性可見已至元十三年七月卒得年八十六娶孫氏生子一人曰誠誠少長戎馬尚氣節喜施與尤謹孝養時郡邑新定無知爲學者獨能教其子爲鄉人先詣豪觀望時勢所爲多不軌所至民盡室逃之獨能留養其親使諸豪無敢犯或更從其化導焉敏治生而不喜殖產業善飲酒不亂然既老得酒意氣猶見於言笑間大德二年十二月卒得年七十八娶畢氏子五人曰榮祖曰立曰實曰信曰德順榮祖幼穎悟善學嘗從同學自鄉校夜歸甚寒同學者將叩門亟止之曰警遽將驚吾親徐待門啓



而後入祖父嘗泚利被寢席手搦去之而浣滌以水兼備敬  
愛鄉之達士常舉以風爲人子者焉與諸弟君衣服飲食雖  
一瓜不共食不食也教子嚴甚或勸之曰君才一子盍少寬  
必正色對曰豈以一子故不教之也耶事師尤謹有疾親奉  
之與朋友期風雨寒暑未嘗後至嘗持白金入城府售之道  
過其友家偶隊地其友故藏之以觀其所爲竟起去顏色不  
爲動其友語之曰吾嘗服子有量不益信家藏書數百卷手  
錄雖校不倦因金大明曆積筭爲書數篇頗易其舊法旣而  
歎曰爲成書父亦必羞夫曆數者民事之所當先而儒者莫  
之習何哉凡鄉里有婚姻喪葬必從問期日禮節所宜有疾  
苦必賴其飲食醫藥之饒有聞一言明是非可否之決  
各解去不復詣吏名旣著稍起從都轉運使辟監真定稅務  
贏餘不入私家以廉平稱未幾以親老辭去不復仕終身年

三十七而卒至元十二年五月也娶吳氏子志道也女三適  
劉從道賈致馮慶孫天爵也女孫二適勸農司大使宮天頴  
真定醫學錄張蒙章佩監知事何安道志道從弟七人嗣道  
達道立子也安道實子也師道昌道信子也允道進道德順  
子也嗣道之子五可名者天澤安道之子二可名者天章允  
道之子未名也真定蘇氏先塋者凡其族之卒者皆以其以  
爲兆塋焉而其配從之備書其子孫之名者著其族也獨詳  
志道之世者志道長且貴又爲志道志也大德中志道爲憲  
府史從御史按事遠邊御史或將曲撫之志道正色曰小人  
猶有所不爲君柰何若是御史義而從之而他官輔行者竟  
以賄敗其猶是識志道與之游至大二年尚書省立志道爲  
中書掾中書掾見躡藉甚死灰志道泊然守職不變不復後  
察其行事多方直守義心敬愛之其自中書省檢校官爲刑



部主事皆與集爲同朝集爲國子師時天爵爲生以鄉學尤  
見親故爲之表而銘之銘曰  
蘇氏始封出司寇秦從武節遠莫究趙郡相望接遙胄去之  
百代卅職復司刑郎吏儼冠綬歸視高堂廣以表斧形馬鬣  
莽回伏子後父食孫祖侑繼宗聯支有咄茂體魄下寧氣來  
就有別蜀洵譜維舊祖尊親著族用收法之著銘表神道卅  
卅子孫可長守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四



